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



邓稼先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

●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●

邓稼先

冯 媛 编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《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》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主 编：耿 峰

副主编：侯 健 扈剑华 葛能全

编 委：方 鸣 王砚波 王 樾

任梦熊 冯 缓 伏 琥

李鸿冰 胡晓林 赵晓东

新建国 慕 京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—邓稼先 编委会 编

*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)

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.75

字数：100千字

ISBN 7-80037-481-5/G·300 定价：3.00元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玩玻璃球和背《诗经》的小孩 | 1 |
| 二、踏上漫漫流亡路 | 6 |
| 三、炮火中的大学生涯 | 12 |
| 四、大洋彼岸的回声 | 22 |
| 五、为新中国原子科学拓荒 | 29 |
| 六、成了一名“失踪”的科学家 | 33 |
| 七、氢弹之谜 | 46 |
| 八、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| 54 |
| 九、千钧核力 | 61 |
| 十、生命的终点 | 68 |

一、玩玻璃球和背《诗经》的小孩

他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。在接触现代文明的同时，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。在北京，他度过了幸福的少儿时代。

1

这是本世纪 30 年代初的一个黄昏，北京城里一套四合院内，传出琅琅童声：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……”

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粟……”

背《诗经》的小男孩，约莫六七岁，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邓稼先。他背完学过的诗后，父亲邓以蛰温和地说：“好了，稼儿，去玩吧”。

邓稼先马上蹦蹦跳跳地出了门，到院里找家里的车夫下棋去了。

1924年6月25日，邓稼先出生在他的家乡——安徽省怀宁县一个美丽山庄白麟阪。他是清朝著名皖派金石书法大师邓石如的第六代孙。

白麟阪被龙山、龟山、白麟山和风水环卫，山青水秀，地灵人杰，邓家的祖居铁研山房就座落在这里。铁研山房，邓稼先的出生地，它因清朝两湖总督毕秋帆赠给邓石如的四只铁砚而得名，邓家几代都生活在这里，沐浴着世代书香。到了邓稼先父亲那一辈，正逢清朝末年、民国之初，许多有识之士都西赴欧洲、东渡日本寻求复兴中华民族的真理和知识。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蜚先后留学日本、美国，攻读西方哲学、美学；二伯邓仲纯、叔叔邓季宣也分别留学日本和法国。邓以蜚从美国学成归来后，受聘于北京大学。

邓稼先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，上面有比他大10岁的大姐仲先和比他大8岁的二姐茂先，下面有小他6岁的弟弟携(xié)先。

邓稼先还在襁褓中，就随母亲举家迁往北京。作为北大教授的父亲已租好了寓所，在北京紫禁城附近的北大街的四合院里。后来，他们的家又搬到西单的丰盛胡同附近。

邓稼先5岁，父亲便开始教他念书，以后，又送他到一位私塾教师那里，继续接受初步的传统文化教育。不久，父亲送邓稼先上了新式小学。新式小学开设的功课有国文、算术、手工、常识等等。但是，放学后，邓稼先还要接着诵读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和《左传》。

有一次，邓以蜚的老朋友、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来串门，正好遇到邓稼先在背这些“古董”。张先生不解地问邓以

蛰：“现在都民国 20 年^①了，你还让孩子学这个？”

邓以蛰笑笑：“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小孩子应该知道一点。”

原来，邓以蛰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中西兼通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不应当数典忘祖，应该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；作为一个现代人，又不能划地为牢，而必须从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智慧宝库中吸取营养。他是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。

2

大概是因为自己既熟谙中国传统文化，又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缘故，邓以蛰也这样教育孩子。也许还因为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父亲的影响，邓以蛰对待孩子，从不象旧式家长那样威严不近人情，把孩子当成小大人。他一般都用“自由主义”的方式对待孩子，在他们完成课后，使其尽情娱乐玩耍，让儿童的天性自由健康地发展。

邓稼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自然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。父亲酷爱西方音乐，邓稼先耳濡目染，也养成了欣赏音乐的爱好的，在他投身秘密历程以后，紧张的工作中，音乐常常是他休息大脑的良方。父亲喜欢听京戏，有时周末带上家人去戏院，小时候的邓稼先还欣赏不了“文戏”，哪怕是“四大名旦”^②的戏，也难以吸引他。但若是打斗精采的“武戏”，他就有滋有味地观看了。许多年后，无论是初探原子弹秘密的攻关中，还是从深山大漠的工厂、试验场回北京出差时，只要有空，他都会跑到剧场门口“钓票”（等退票），一过“戏瘾”。有时候，他自

① 民国 20 年，即 1931 年。1911 年辛亥革命，建立中华民国，为 民国元年。

② 京剧中扮演花旦的四大名家，即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。

己还会用假嗓子哼上一段《白蛇传》哩。

小时候的邓稼先，最爱玩的还是玻璃球。晶莹剔透、色彩斑斓的玻璃球，在他眼中是那么美丽。功课完毕后，他就趴在地上，用拇指弹着它们，看着它们一颗颗滚到小坑里，他玩得是那么津津有味，小玻璃球里，充满了童年的乐趣。

有一天，十二年级的邓稼先玩时失手，打碎了学校的一块玻璃。老师说，要么回家向大人要钱来赔；要么放学后罚站，站到天黑再回家。

邓稼先知道是自己的过失，他觉得不能要家里的钱来赔学校，而宁愿受罚。他老实地站在学校，直到大姐奉妈妈之命前来找他回家。

3

邓稼先小学毕业后，按妈妈的“就近上学”的原则，考上了离家最近的志成中学。第2年，他就转到了英国人办的崇德中学。

上了中学的邓稼先对玩的兴趣略有减退，更加用功学习了。

崇德中学有一个很好的英语环境，英文课全是由英国女教师讲授。邓稼先的英语进步很大，但他不满足，身上总揣着本英文字典，有空便读啊，背啊。几年下来，他的英文已学得非常扎实，给他后来的深造和工作以极大的帮助。

或许是受一个为他补习过数学的大学生的影响，进入崇德中学后，邓稼先特别喜欢数学。一般人看来，数学是那么缺乏吸引力，但抽象的公式、枯燥的数学对邓稼先来说，却仿佛有股魔力。演算数学题，有时能使邓稼先如痴如醉，一张又一张的草稿纸，常常洒得满屋都是。父亲曾经踱进他的房间，一看几无立足之地，便弯腰替儿子收拾起这些草稿纸来。

当时的邓稼先还不知道，数学对他这个未来的理论物理学家来说，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工具；扎实、深厚的数学基础，将使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如虎添翼！

也就是在崇德中学，邓稼先和杨振宁开始了他们半个世纪的友谊。杨振宁 1957 年和李政道一起，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，杨振宁在医院对来看望邓稼先的同志介绍说：“还是在崇德中学时，我们就是好朋友。”不仅如此，邓、杨两家也是世交。邓以蜚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后，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毗邻而居，加上都是安徽老乡，过从甚密。

杨振宁长邓稼先两岁，在崇德中学也高邓稼先两班。邓稼先从小就老实憨厚，有时不免受人欺侮，这时，能言善辩的杨振宁就会打抱不平，出来保护邓稼先。

他们还常常在一起玩墙球，玩得大汗淋漓，邓稼先的大姐有时去崇德中学给弟弟送食物或衣服，若是在教室、宿舍找不到他，那么，有一个地方准能找到他，那就是墙角。他和杨振宁又在那里大玩特玩哩！

可惜好景不常。这时候的华北，已经被日本侵略者覬覦很久了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，又把魔爪伸向华北。1935 年北京大学生发起的“一二九”运动，喊出了“华北之大，已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”的口号。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的枪声，则宣布了北平的沦陷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。

二、踏上漫漫流亡路

卢沟桥事变后，长于温馨自由之家的邓稼先体验到了国破家贫的生活。因反抗侵略者，他被迫踏上漫漫流亡路。

1

1937年7月7日，本是一个美好柔和的仲夏夜。燕京八景之一的“卢沟晓月”下，八年抗日战争的悲壮长卷，拉开了它的序幕。

13岁的邓稼先，到了懂事和记事的年龄。他看到了、听到了这一幕幕情景：

上万名驻守北京的官兵，在上司“不战不和，不降不走”的政策下白白断送了性命，司令官自己却从西直门

逃出了北平；日军却以极少的伤亡代价，占领了北平城。

北平城里，人心惶惶，几乎陷于瘫痪。到7月底，公共汽车、火车都已全部停开；从邓稼先家住的清华园到他上学的崇德中学，沿途经过的海淀、黄庄、白石桥一带，居民早已逃散，路旁的水沟和田野都躺满了阵亡将士和被流弹打死的老百姓的尸体；紫竹院附近的小溪流，全部给鲜血染红了，一片战场上的荒凉景象，十分凄惨。

清华大学要南迁，偌大的校园几乎成了真空；夜里更是一片可怕的寂静，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，此时却是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般的凄凉……^①

邓稼先的父亲当时肺病咯血十分严重，不能随清华大学南迁，全家也只好滞留在沦陷了的北平。

崇德中学因为是英国人开办的，在日本占领北平后，仍能得以继续上课。但是，邓稼先的生活，却从此改变了。他一直生长于友爱和亲情之中，如今却看到了如此之多的血腥和奴役。山河破碎，民族受难，这巨大的历史痛苦，给他单纯温厚的心灵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。家里的生活也一落千丈，原先父亲作教授的工资，足以开销家庭收支和雇保姆、车夫，如今学校南迁了，父亲等于失业。父亲又抱病在身，家里的经济来源，仅仅是大姐每月20多元的工资和一袋粮食。勤俭、贤慧的母亲再能干，也难以让一家6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啊！

这一切，都是日本鬼子一手制造的，可他们还要在精神上奴化中国人：过日本兵的岗哨，中国人要脱帽鞠躬；日本每侵

^① 以上参见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，生活、读书、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97页；黄秋耘《风雨年华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5月第二版，第45页。

略中国一个大城市，要中国人游行庆贺他们的胜利！

倔强的邓稼先勇敢地反抗着，上学的必经之路，有日本兵的岗哨，他宁愿绕很远的道，也不给侵略者鞠躬。

有一次，日本人又占领了一个大城市，威逼老百姓上街“庆祝”，中学生也未能幸免，他们竟被迫拿着小旗子，为侵略者、杀戮者挥舞、庆贺！邓稼先怒不可遏，狠狠地把小旗子扔到地上，觉得不解气，还使劲踩了几脚。

谁知道，这件事让日本人知道了，他们四处追查。校长得知后，捎信给邓以蛰说：“赶快让你儿子走吧，恐怕要出事了！”

病重的邓以蛰决定让大女儿仲先带上弟弟去昆明。昆明有南迁避难的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那里有他们家许多朋友，再说，稼先还要继续上高中，考大学……

临行前，咯血不止的邓以蛰谆谆叮嘱儿子：“稼儿，你一定要学科学，不要象我学文科。科学能够救中国啊！”饱学的父亲痛切地感到中华民族受人欺凌而无还手之力，是由于科学的不发达。他希望儿子掌握一技之长，希望中国富国强兵。儿子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。20年后，他学成归国，并踏上了长达28年的秘密历程，为我国的国防建设，为打破核垄断，为了世界和平和祖国安宁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2

路遥遥，水泱泱，少年邓稼先和姐姐走上了长达6年的流亡旅程。

不满16岁的稼先和姐姐，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的夫人汤伯母等八九个人结伴同行。他们带着随身衣物坐上了开往天津塘沽港的汽车。北平南下昆明的陆路，早已不通，要去大后方，只有取道海上，经上海、香港、越南的海



防，再到云南。

车到塘沽港，上船时，稼先和姐姐受到了日本鬼子的严格盘查，好在姐姐强作镇静，把他们的问题都应付了过去，可心急之中，上船后才发现两个旅行箱已丢了一个。

终于到了上海，可一时买不到继续南下的船票，稼先和姐姐在胡适先生^①家里住了20多天，终于能继续赶路了。

邓稼先和姐姐乘上了一艘货船。经过香港时，船要停靠码头，装卸货物。邓仲先趁此机会，领着弟弟，每天早上下船，晚上回船，到处参观香港的市容。

香港一片浮华，高楼大厦，灯红酒绿；但社会的不平等却震撼着邓稼先。他和姐姐看到了贫民区狭窄齜齜的街巷、破烂简陋的房屋，看到了穷人们喝着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，衣衫褴褛。

邓稼先也为香港的缆车所吸引，它迅速地往来于山上山下，省去了许多人爬山下山之苦；同时也为香港的电车而惊奇，它开得飞快，进站也不停稳，只是减慢速度。

四五天后，船起航了，一直开到越南的海防港。

那时候，越南叫安南，是法国的殖民地，海关也由法国人把守。过海关时，邓稼先目睹了这样一幕：海关工作人员蛮横地喝斥着旅客，在检查他们的行李时，看见有用的、值钱的东西就往外拿，说是违禁品，要没收，然后就把旅客赶过关，而行李的主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暖壶、照相机等物品进了法国人的腰包，连问都不敢问一声！

^① 中国现代学者，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，安徽人。1917年留学回国后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。

邓稼先才逃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，又亲历法国殖民主义者盘剥欺诈，一个信念愈加坚定：“国不能亡啊”！国家要是亡了，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！”

路经河内时，只见街市萧条，稀疏的铺子里，货架上空落落的，仅有些廉价的法国化妆品和越南人常穿的木板拖鞋。路上到处都是嚼过的槟榔渣，血红血红的……

故国遭遇强虏，生灵涂炭，邻邦国破山河在，主权丧失——邓稼先单纯的内心世界里，被严酷的现实注入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感情，那就是仇恨。他开始懂得了，世界并不是只充满氤氲(yīnyūn)的书香，只拥有琴棋书画。他亲身感受了侵略者的凶残横蛮，初尝了仇恨的滋味。侵略和反抗，奴役和不屈，强大和落后，在他心里埋下了愤发有为，救国报国的种子。

一路风尘，一路世态。迢迢流亡途，给邓稼先上了最初的人生一课。

三、炮火中的大学生涯

在日机的轰炸下，在极艰苦的条件下，邓稼先度过了大学时代。良好的专业训练和在进步的学生运动中，他走向成熟。

1 邓稼先和姐姐到了昆明，有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。杨武之、闻一多，汤用彤，张奚若……父亲的老友、家中的常客、清华园的邻居，大多在这里。还有杨振宁，他已经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了。

久别重逢的喜悦冲淡了沿途的劳累和压抑。邓稼先暂住在联大的学生宿舍里，姐姐则先寄居在汤用彤先生家。稍事安定后，姐姐依照父亲的嘱

托,送邓稼先前往四川江津念高中。国立第九中学为避战乱,迁到了江津,九中的校长,正是邓稼先留学过法国的四叔。邓以蜚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是严师,稼先在他的管教下,远在沦陷区的邓以蜚十分放心。

长江之滨的江津,距战时陪都重庆很近。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,在兵荒马乱的年头,在许多沦陷区的难民源源涌入之后,变得贫瘠起来。邓稼先自然也过着清寒的日子。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求知的欲望,他还是那么用功。姐姐在昆明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,常来江津探望弟弟。父母远在千里之外,年长稼先 10 岁的姐姐几乎是一身数任,关心照料着弟弟。

1941 年,稼先高中毕业后,回到了昆明,他成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一名新生。

西南联大,堪称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,它拥有许多一流的教授、优秀的讲师助教,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。然而,它那艰苦的环境,又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:学生住草顶子宿舍,每个宿舍住几十人;教室只有窗户,没有玻璃;没有足够的课桌,只有带扶手的椅子,有时听课的人多了,只能站在窗外;吃的是混有砂子、泥土、稗子、甚至老鼠屎的“八宝饭”,穿的是破旧衣服。所以,又有人戏称西南联大为“难民大学”。

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大时,学校规模已达到 5 个学院共 26 个系,在校学生 3000 多人。1941 年的新生就有七八百人。

2

“绝徼(jiào)移栽楨干质”,这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句,译成白话意思是:边塞之城培育栋梁之材。

幼苗之所以成栋梁,是因为它植根于肥沃的大地。西南联大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,是因为它强大的师资实力和优良的校风。比如说,联大的教授,不管多有名气,都